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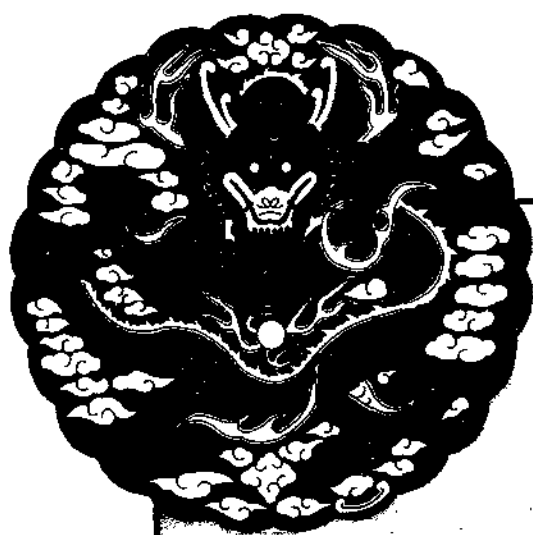
中 · 國 · 皇 · 帝 · 傳 · 記 · 卷 · 一

中國皇帝傳記
卷一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赵

祯

远方出版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曹 高
皇 皇
后 后

远方出版社



赵 祯

第一章	少年天子	(1)
第二章	亲政之始	(37)
第三章	宋与夏辽的和战	(67)
第四章	庆历新政	(106)
第五章	内患不已	(159)
第六章	国用维艰	(208)
第七章	中年朝政	(225)
第八章	晚年生活	(257)

曹皇后 高皇后

第一章	曹太后	(285)
第二章	高太后	(294)



第一章 少年天子

赵
祯



—

公元1023年3月23日（北宋乾兴元年二月十九日），位于东京大内西北角的延庆宫响起了刺耳的丧钟声，55岁的宋真宗在患病多年之后，终于殒天了。

四天前，病得奄奄一息的真宗皇帝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大臣们，宰相丁谓小心翼翼地地上前询问：“圣体未和，过于忧伤，但皇太子正当年少……”，真宗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丁谓又说道：“皇太子聪明睿智，天命已定，臣等竭力奉之。况皇后制裁于内，万务半允，四方向化。敢有异议，乃是谋危宗社，臣等罪当万死。”听了宰相这番信誓旦旦的表白，真宗脸上浮现出一丝宽慰的笑容。

当时，13岁的皇太子赵祯——未来的仁宗皇帝站立在病榻旁边，眼中闪烁着茫然的目光，他尚未作好御领天下的准备。

真宗皇帝共有六个儿子，赵祯是幼子。长子赵禔、三子赵祗、四子赵祉、五子赵祈皆早亡。次子赵祐为郭皇后所生，曾有立为太子的意思，不料九岁时染病暴亡，被追封为周王，赐谥悼献。仁宗亲政后，为纪念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同父异母哥哥，追册为皇太子，人称悼献太子。

这样，作为真宗皇帝惟一在世的儿子，皇六子赵祯理所当





然地，在天禧二年（1018年）九月册立为皇太子，并于两年后真宗患病期间，手执笏板登上资善堂，面南而立，听辅臣参决国事。所以，当真宗皇帝病入膏肓之际，宰相才有“天命已定”的说法。

大约是因为本朝立国之初，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偏巧真宗皇帝去世时，他的弟弟、太宗皇帝最宠爱的第八个儿子赵元俨正值壮年，因而在宋人的一些记述中，盛传“八大王”差一点儿当了皇帝。据这些传言，真宗病危的时候，大臣们叩榻问安，皇上已不能说话，用手指着胸口，又展五指，再出三指，向丁谓等人示意。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被帷帘外的刘皇后看见了，待大臣们退下，立即派人传谕：刚才官家（宋代宫中对皇帝的称谓）展五指，又出三指，只是说三五口病就会好，别无他意。丁谓等人面面相觑，都不敢出声，喏喏而退。又有一种说法称，真宗病重，八大王以问疾为名，留宿禁中，好几天不肯出来，宰执为此很是发愁。参知政事李迪施计，乘翰林司为八大王送热水的机会，从案上取下一支墨笔，在装满水的金盂中胡搅一气，八大王见送来的是一盂黑水，大惊失色，以为有人下毒，当天就乘马匆匆出宫了。不过，这些传闻后来被考据家判定有杜撰之嫌。南宋史学家李焘指出，根据皇家实录，真宗驾崩之际，八大王赵元俨正在府中养病，是被人扶着前往禁中瞻拜真宗遗容的，并“号泣见太后”，怎么会有趁皇兄病危，赖在皇宫不走的事？那个李迪，尽管足智多谋，但在真宗逝世之前早已被贬出京师了，根本不可能溜回禁中，在为八大王所送的热水中施加手段。

二

仁宗赵祯原名赵受益，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十四日。他的亲生母亲是李宸妃。这件事，直到他23岁那



年才知道。

真宗皇帝先后有过三位正式妻子，但都没能给他留下一个正嫡的儿子。

真宗的第一个妻子是宋初名将潘美的女儿。在明清小说中，这是一个喜进枕边之言、干预宋辽战事的女人，实际上，潘氏在真宗做皇帝之前就病故了，仅活了22岁。

成为真宗第一位皇后的是宣威南院使郭守文的次女，淳化四年（993年）真宗即位，郭氏被立为皇后。不幸的是这位待人和善、生活简朴的郭皇后仅比潘氏多活了十年，便在32岁从幸西京的路上染病谢世。谥庄穆，仁宗即位后改谥章穆，史称章穆皇后。郭皇后曾为真宗生下一子，这就是9岁亡故的悼献太子。

郭皇后去世后，真宗不顾众多大臣的反对，将播鼓出身的刘氏立为皇后。

刘皇后不是名门闺秀，而是蜀中女乐。说起来，她的人宫还应感谢一位叫龚美的银匠。据当时人们私下的传闻，真宗在做太子时，听说蜀中女子多才慧，便想找个蜀姬，恰巧龚美因常给官府打造装套器皿，出入开封府中，身兼开封府尹的太子托他想办法，龚美就将从四川带来的15岁的刘氏悄悄送入东宫。太子大喜，从此宠幸专房。可刘氏生性执拗，把真宗的乳母得罪了。一天，太宗问起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瘦瘠，左右有何人？”乳母就把刘氏举报了。太宗下令赶走刘氏，太子无奈，只好暂时安置在王宫指挥使张耆家里。没过多久，太宗晏驾，太子当了皇帝，刘氏召还入宫，景德元年（1004年）选为美人，五年后升修仪，进德妃。郭皇后的去世，使得后宫缺宰，雄心勃勃的刘氏急切盼望能填补这一空缺，考虑到真宗老而无子，东宫虚位，于是她把司寝李氏所生仁宗据为己有，母以子贵，刘氏终于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戴上了皇后的凤冠。





自元明以来，刘皇后偷梁换柱，将仁宗收为己养一事，就盛传民间，经过小说家的不断敷衍夸张，演为一个“狸猫换太子”的传奇故事。清末成书的《三侠五义》中，开篇即是“设阴谋临产换太子，奋侠义替死救皇娘”，称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工于心计的刘妃串通太监总管郭槐，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去皮的狸猫，奏称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同时生子的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刘妃所生之子死了，真宗悲痛欲绝，这时，“八千岁”进宫问安，将自己偷偷收养的李妃生的男婴带给皇上、皇后看。不明真相的真宗见形貌酷似自己，便将其收入宫中，立为太子，由刘氏抚养。刘氏听说太子曾见过李妃，起了疑心，令人将李妃处死，不料被忠心耿耿的奴仆放了。多年以后，微服私访的包公在陈州天齐庙的一眼破窑中巧遇已双目失明的李妃，得知真相。包公忠心侠胆，将李妃接回开封府，禀明圣上，年已成人的仁宗如梦方醒，一面接李氏回宫，一面追查参与迫害李妃之人，当年的刘妃现已升为太后，闻知事发，在宫中自缢而死。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经历代艺人一再传唱，影响甚广。尽管故事情节有许多经不起历史推敲，如李氏是在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包公入开封府更是李妃、刘后死后多年之事，那时，真宗三后的祠庙早已建立，郭后、刘后、李后（即李妃）的地位已昭示天下。但民间传说也并非毫无来历，在说明仁宗身世方面，至少有两点是确凿可信的，那就是，刘皇后只是仁宗的养母，仁宗的生母是被打入冷宫的李宸妃。

李宸妃本是刘氏做妃子时的侍儿，庄重寡言，引起真宗注意，成为司寝，后有孕。一次随真宗出外，玉钗掉在地上，真宗想起弄璋弄瓦之说，心中暗卜：玉钗若是完好，当为生男。命左右取来看，果然完好无损，真宗大喜。可站在一旁的刘氏却恨得直咬牙。待李氏产育之后，立即将其子占为己有。《宋



史》称李氏还曾生过一女，生下来就死了，这大概就是民间流传“狸猫换太子”故事的一丝线索。

刘皇后隐瞒仁宗身世长达二十余年，仁宗继承皇位后的最初11年中，他也不知道默处于先皇嫔御中的李顺容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人们畏惧升为太后的刘氏，无人敢言。直到天圣十年（即明道元年，1032年）李氏终于早刘太后一步病故，时年46岁，太后这才同意将她进位为宸妃，并按皇妃的礼仪安葬；次年刘太后去世，仁宗身世之“谜”方才大白于天下。

三

13岁的赵祯登上了皇位，却没能立即接掌国家大权。按照皇家惯例，他需到成年以后方可垂询国政。所以，与新皇一同登上御榻接受百官朝贺的还有刘太后，遵照先皇遗诏：“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这个“权”字虽然有代理的意思，却明白无误地剥夺了皇帝的权力，而将国家大事的裁决权交到了先皇遗孀的手中。朝野上下均明白，这位遗孀不但有着非凡的政治才干，而且具有强烈的权力欲。

次年改元，精于阿谀之道的翰林学士为了迎合新皇登基、太后垂帘的时事，绞尽脑汁拟出了“天圣”二字。后来据拆字家解释，天圣者，二人圣也。

既然有两个圣人唱主角，朝会的章程也需作一些修改。参知政事王曾援引东汉先例，请太后与小皇帝每五日一御承明殿视事，皇帝在左，太后在右。但丁谓提出动议：皇帝只在每月初一、十五见群臣，大事则由太后与皇帝召见辅臣决定，一般事项由内侍雷允恭传奏，宫中批奏。王曾说：“两宫分处，宦官揽权，这是祸端的征兆。”不久，宫内传出太后手书，竟从丁谓所议。

乾兴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仁宗与刘太后一同登殿听政，大



殿之上，挂起了帷帘。宋王朝开始了第一个垂帘时期。当时谁都没有料到这一时期竟长达十年之久，更没料到新皇登基时的辅臣班子很快就要作重大调整。

北宋以中书、枢密院分掌政务、军事，并称二府，中书的首脑是宰相和参知政事，枢密院的首脑是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两府大臣为朝廷领班人物。当时的宰执是：宰相丁谓、冯拯，参知政事任中正、王曾；枢府长贰是：枢密使曹利用，枢密副使钱惟演、张士逊。真宗驾崩之际，召两府进殿，宰执哭得一塌糊涂，刘后却格外冷静，凛然道：“有哭的日子，现在先听处分！”于是按照真宗遗言草拟遗制，由参知政事王曾执笔。当写至淑妃为皇太妃，王曾掷笔，说：“刚才未听到有这一句。”丁谓却说：“遗诏可以改变吗？”在场的人都不敢说话。刘后看到这一幕，虽不说什么，但从此讨厌专横跋扈的丁谓，对王曾的忠直十分赞赏。

四

出生于山西，成长在巴蜀的刘太后，兼具了北方人的刚毅，南方人的精明。这位平民皇后在真宗皇帝在世时，就经常代替体弱多病的丈夫决断国事，不过那时还在幕后；真宗的一纸遗诏将她推到了台前。尽管在她和文武大臣之间尚隔着一道薄薄的帷帘，但她已经感觉那道阻止妇人当权的障碍正在破除，自己的政治才华终于得以施展了。

果然，刚刚进入垂帘时代，满朝文武大臣便感到了来自帷帘之后的灼灼逼人的气焰。

首先令大臣们震惊的是真宗皇帝尚未安葬，他生前的两位重臣——寇准和丁谓，先后治罪被贬。巧的是两人原为政敌，匠心安排的贬所却在一处，一在雷州，一在崖州，均在岭南瘴蛮之地。



两朝元勋寇准的再度被贬，应在大臣们的意料之中。因为这位独断专行的老宰相一向以辅佐赵氏皇室的功臣自居，对刘氏常常以皇帝的名义决断国政十分不满。天禧三年（1019年），真宗中风，寇准趁机劝真宗传位于太子，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皇上居然答应下来，只是还未来得及请示皇后。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不料事情泄露，刘氏抢先一步，将寇准罢为太子太傅。不久，与寇准关系密切的内侍省都知周怀政铤而走险，乘着二月二日前往后苑的机会，再次请求皇上退位称太上皇，并要求“罢皇后预政”，重新任用寇准。为表示忠心，他掏出一把小刀，将自己的胸脯划得鲜血淋淋。真宗大惊，由此旧病复发。刘氏闻讯，传令拘捕周怀政，又从宫中搜出寇准奏疏，于是以寇、周谋废皇上的罪名，将周怀政处死，而将寇准贬出京师。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二十九日，也就是刘太后垂帘听政的第五天，下诏贬道州司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这一贬所还是由宰相丁谓圈定的。早年，丁谓经寇准推荐入朝参政，见了寇准就像见到老师一般，极为恭敬。一次在都堂吃饭，汤汁洒在寇准的胡须上，身为副相的丁谓居然站起身来，为寇准擦拭胡子上的污垢，寇准不以为然地说道：“你是参知政事，乃两府大臣，怎么能干出为长官擦拭胡须的事？”丁谓当众受到嘲笑，从此怀恨在心。此次再贬寇准，丁谓一定要出这口恶气。开始王曾认为责罚太重，丁谓凝视着王曾不紧不慢地说：“‘居停主人’恐怕也有些牵连。”原来王曾在寇准初次遭贬时，曾经把自己的宅第借给他住，听了这话，王曾不敢再争下去。知制诰宋绶起草贬斥寇准的制书，丁谓嫌词句不够严厉，亲自添写上“当丑徒于纪之际，属先皇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此沈刷。”把真宗病重不治，完全归罪到寇准的头上。

与寇准同日被贬的还有前宰相李迪。李迪为刘太后憎恶，不仅在于他和寇准的关系，更在于他早年对真宗皇帝说的一句



话：“刘氏出身寒微，不可母天下。”他还有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过，一次真宗病得糊里糊涂，对宰相说：“昨夜皇后以下皆去，刘氏独留朕于宫中。”大家都知道皇上病中疯话，谁也不应，李迪却胆大妄为地提议：“如果是这样，何不以法治之？”过了一会儿，真宗醒悟过来，说道：“没有那么回事。”但刘氏在帷下已听到了李宰相那句大逆不道的话，从此记在心中，因而也将他列在首贬名单之中。

如果说寇准、李迪的远谪尚在大臣们的意料之中，那么不久之后的丁谓被发配到崖州，就太出意外了。

丁谓为真宗朝重臣，任宰相多年，除了皇上，还没听说他怕过谁。仁宗年少即位，有时早朝起不来床，一天，太后派内侍传旨中书，说皇上年幼起晚，恐稽留百官班次，要宰执到太后那里议事。那天丁谓请了病假，只冯拯一人在中书，便说：“候丁谓出厅商议。”丁谓来了后，对太后的主意不以为然，进殿奏道：“臣等止闻今上皇帝传宝受遗，若移大政于他处，则社稷之理不顺，难敢遵禀。”丁谓回到中书，还责备冯拯等人说：“这件事，诸君即时回复，何必要等我回来，可见你们的顾忌太多了。”冯拯在丁谓更衣时对参政鲁宗道说：“他只想自己做周公，让我们去当王莽、董卓。”果然，丁谓自以为是地拒领懿旨，令太后非常恼火。

真宗丧事，丁谓为山陵使，宦官雷允恭为都监。雷允恭仗着太后的势力，十分威风，丁谓逐李迪出京，雷太监出了不少力，二人颇有些交情。雷允恭来到陵下，有人说：“今山陵上百步，可宜子孙。”雷允恭便私自作主改移山陵。并向太后作了汇报。太后说：“这是件大事，怎可轻易改动？”雷允恭说：“使皇帝多子多孙，有何不好？”太后仍不同意，让他与山陵使商量。雷允恭找到丁谓，丁谓虽知此事不妥，却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雷允恭回禀太后：“山陵使也无异议。”于是移百步穿穴，不料穴中有石头，挖走了石头，水又冒了上来。



王曾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生气，认为擅移山陵不是什么好事，打算单独奏明，又找不到机会。一天，王曾对阁僚说：“我没有儿子，想过继弟弟的儿子，明日退朝后留下来禀明此事。”第二天王曾果然留下单独禀奏，谁也没起疑心。哪知王曾所奏却是：“丁谓包藏祸心，指使雷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太后大怒，召丁谓前来斥责。丁谓一再为自己辩白，说了半天，一名内侍卷起了帘子，问道：“相公在和谁说话？太后与皇帝早就走了。”丁谓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手拿笏板叩头而出。那天辅臣在资善堂用食，忽召大臣议事，独不召丁谓，丁谓心中害怕，请同僚帮着说情。钱惟演说：“当尽力，无大忧也。”冯拯立即瞪了他一眼，钱惟演也就缩回去了。

到了承明殿，太后对众臣说：“丁谓身为宰相，却与宦官雷允恭交通。”接着取出丁谓托雷允恭让后苑工匠制造的金酒器让大家看，又拿出雷允恭求丁谓办事的条子。冯拯奏道：“自先帝升天，政事皆由丁谓与雷允恭同议，号称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虚实，幸得太后神得其奸。”太后听了更加愤怒，打算严厉治罪。任中正说：“丁谓是先帝顾托大臣，虽有罪，请按律议功。”王曾驳斥道：“丁谓以不忠得罪宗庙，有什么可议的？”于是，丁谓被贬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按朝廷惯例，贬黜宰相皆降制，太后即令冯拯召中舍人入殿草制，张榜朝堂，布谕天下。不久又在丁谓家搜出他写给尼姑刘德妙的两篇颂，居然题作“混元皇帝赐德妙”。于是再拟重贬。早先贬寇准时，丁谓秉笔，对冯拯说：“欲与窜崖，又再涉鲸波如何？”冯拯不敢说什么，丁谓提笔就写了雷州；这次轮到冯拯秉笔，他对参政鲁宗道说：“鹤相（丁谓绰号）始欲贬寇准于崖州，尝有鲸波之叹，今暂出‘周公’涉鲸波一巡。”于是贬丁谓为崖州司户参军，诸子并勒停。

当初，丁谓贬寇准至雷州，京师人忿忿不平，民间盛传的一句话是：“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



召寇老。”不过半年，丁谓亦贬崖州，大家都说还是老天爷有眼，这么快就遭到报应了。丁谓被押往远在海南岛的崖州时，经过雷州，寇准派人送给他一只蒸羊，丁谓想见寇准一面，被寇准拒绝了。寇准的家童闻知丁谓路过，皆要前去报仇，寇准关上宅门，谁也不许出去，直到丁谓走远了才开门。

丁谓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错在低估了刘太后威势及能力。丁谓是靠着鼓吹天书下降取得真宗欢心的，那时真宗东封西祀，广建道观，担心国家财力不够，身为三司使的丁谓却告诉皇上：“大计有余”，使得这场劳民伤财的大闹剧从容开展下去。丁谓则因功登进二府。真宗晚年多病，凡事依赖大臣，自己少有主见，丁谓借机欺下瞒上，排斥异己，甚至交结宦官，专恣骄横。这一切，真宗一直糊里糊涂，但是代夫干政的刘皇后却很清楚。刚刚垂帘的刘氏不会容许臣子肆意侵夺本属于皇家的权力，更不能容忍朝中大臣将她视作软弱可欺的妇道人家。丁谓与雷允恭串通一气，朝臣上奏均由雷允恭转交，而雷允恭每每先交丁谓审批，然后才交给太后，这无疑藐视太后及皇上全权处理国务的权威。刘太后绝不会像真宗那样只关心长寿，不过问政治，对臣子们弄权麻木不仁，她既然受命垂帘，当然要有掌权的样子。从这点出发，丁谓即便在山陵使任上不出事，也躲不过以后别的什么灾祸。

刘太后垂帘未及数月，就将不可一世的首相丁谓贬到崖州，将大太监雷允恭处以极刑。朝廷为之震栗。太后的精明之处还在子，在重贬丁谓的同时，宣布“中外臣僚有与丁谓往来者，一切不问”。要知道丁谓任相多年，朝里朝外想讨好巴结的大有人在，倘若追查到底，不仅牵连众多，闹得人心惶惶，还会使臣子们产生太后心胸狭窄的不良印象。在太后授意下，侍御史方谨言将从丁谓家抄得的所有七大夫书信一把火全烧了，这一手恩威并施，直令所有大臣对先皇之妻又敬又怕。

刘太后接手朝政后的另一项惊人之举，是听从王曾、吕夷





简的建议，决定将真宗尊奉为宝的“天书”与先帝一道葬入永定陵中。

真宗在位时，热心于迎“天书”、兴道观，耗尽了国家民力财力，朝廷有识之士均对此极有看法。名相王旦在去世前留下遗言说：“我侍奉皇帝多年，没有别的过错，但不谏天书一节，则是难赎之过。”另位老臣张咏在死前也呈遗表给皇帝，说：“陛下不当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他要求将蛊惑皇帝东封西祀、广建宫观的丁谓斩首，悬头于国门以谢天下。现在，帮助真宗制造“天书”谎言的丁谓已在贬途之中，刘太后可以顺顺当当地解决先朝遗留下来的所谓‘天书’的地位问题了。将‘天书’陪葬，既可消除民间积怨，同时也表示由她临朝的政局会有新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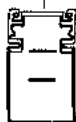
赵
祯

五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野人士愈发意识到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不是一般女人，她的政治才干，自称制之日起就显露无遗。

真宗刚刚下葬，有一天，太后流着眼泪对宰执说：“国家多难，若不是大家同心协力，哪能有今天！现在丧事已毕，卿等可将每个人的子孙及内外亲族的姓名写来，当例外推恩。”两府大臣见太后有如此恩惠，均感激涕零，莫不尽书三族及亲戚姓名呈上。哪知太后得了名单，画成图贴在壁上，每当臣下有拟官之奏，必对图核查，确信不是两府亲戚，方予批准。

刘太后决断有方，对内外左右从未假以颜色。仁宗的叔叔，润王元份（太宗四子）的夫人李氏有一回入宫，提及自己年龄大了，头发掉得太多，请求能像大长公主那样得赐一方帕首护头。刘太后却道：“大长公主是太宗皇帝的女儿，真宗皇帝的妹妹，你能够相比吗？”有侍者见仁宗左右宫嫔簪珥珍丽，也想仿效。太后警告说：“那是皇帝嫔御饰物，你们不能学。”





还有一个负责粮草调运的官员从京西来，称仓中有多出的粮食千余斛，自愿运到京师来。刘太后冷笑道：“你认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吗？这四个人，谁是靠多进粮食升的官？”

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均为太后听政期间提拔的宰相及参知政事，四人才智过人，理政公允，深得太后赏识。

王曾端庄持重，坚持原则，真宗驾崩时，王曾奉命入殿草诏，丁谓大胆提出去掉“太后权军国大事”中的“权”字，王曾道：“皇帝冲年，太后临朝，关系到国家命运，称‘权’犹足示后。”坚持不去。丁谓倒台以后，王曾升为宰相。考虑到仁宗刚即位，缺乏处理国务经验，他一方面提议由大儒孙奭、冯元等人继续在崇政殿为皇帝讲书，另一方面则在每次进见时陈说国家利害。一次仁宗问他：“近来臣僚请对，多求进者。”王曾回答：“愿陛下抑奔竞面崇恬静，庶几有难进易退之人矣。”王曾平居寡言笑，自奉清廉，没人敢以私事登王曾家门。一次，有一个老朋友儿子来家告别，临走时王曾只送了几轴简纸，打开一看，竟都是从他人书简上裁剪下来的剩纸。

张知白也是出了名的廉吏。仁宗即位不久，他已是枢密副使，后来又做了宰相，身居显贵，却甘守清贫，只靠薪俸养家糊口，决不接受任何礼赠，史称“慎名器，无毫发私”。死时甚至贫不能葬，太后亲至其家告奠，诏由官府供给送终之具，又请王曾等人共同抚恤其家属。仁宗在张知白病危时曾亲临慰问，见其寝处俭素，也为之动容。

吕夷简是太宗朝名相吕蒙正的侄子。他处事讲原则，有大局观，做人则会谦让，知进退。天圣六年（1028年）二月，张知白病故，王曾推荐吕夷简接替，曹利用推荐张士逊代之，刘太后认为张士逊位吕夷简之上，应升张士逊为次相。王曾说辅相当择才，不当问位，太后觉得有道理，就准备擢吕夷简。当天晚上，两府共同奏事，吕夷简得知要用他为相，对太后



赵

祯

说：“张士逊事上最久，且有纯德之美，当先用。”吕夷简这一番谦让，在仁宗和太后心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年后，枢密使曹利用因多次忤逆太后被解职，吕夷简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宰相，而且一干就是五年。天圣十年（1031年）八月，大内失火，次晨百官早朝，宫门不开，仁宗出御拱宸门，百官拜于楼下，惟独吕夷简不拜，仁宗遣人责怪，吕夷简说道：“官廷有变，群臣愿见圣上真容。”仁宗挑帘走出，吕夷简这才下拜。仁宗在位期间，吕夷简始终得宠不衰，先后三度入主中书，仁宗在其死后流着泪对群臣说：“有谁能像吕夷简这样忧国忘身啊！”但也有人认为吕夷简并没有达到皇上表彰的那个境界，他之所以始终受宠，全在于他的圆滑世故，善于应变罢了。

鲁宗道为人刚正，遇事敢言，真宗时曾为谏官，凡看不顺眼的人和事必要论列，真宗虽很厌烦，却也无奈，在殿壁上写了“鲁直”二字。太后临朝后，官拜执政的鲁宗道依旧好发议论，当时馆阁中有不少是两府大臣的子弟，鲁宗道却要将他们都轰出去，说：“馆阁育天下英才，岂纨绔子弟得以恩泽处邪？”枢密使曹利用恃权骄横，太后都不直呼其名，但鲁宗道就敢在皇帝面前折损他。由于他务裁侥幸，贵戚人家恨之人骨，拆解他的姓，称其为“鱼头参政”，意指其骨鲠如鱼头一般。鲁宗道死后，礼官初拟谥为“刚简”，后改作“肃简”，人们都说改得不妥，还是“刚”字最体现他的一生。

除了上述四人，不少有为之士在刘太后临朝听政期间都得到任用，如薛奎在天圣元年（1023年）权知开封府，为政严厉，人称“薛出油”，仁宗年幼，不知何指。薛奎告诉小皇帝：“臣但知击奸，从不考虑别人怎样叫我。”太后及仁宗益发敬重他，特擢其为参知政事。再如王曙，其妻是寇准的女儿，寇准遭贬，他也一降再降，但他并不因此就消沉萎靡，依然刚直如故。后来起用做了三任知州，颇有政绩。太后不计前嫌，先是召为御史中丞，既而用为参知政事。王曙信佛，斋居素食，十

